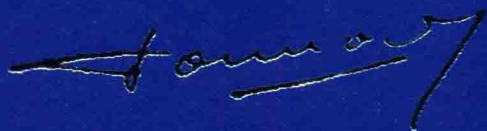


Prosper Merimee

嘉尔曼

CAR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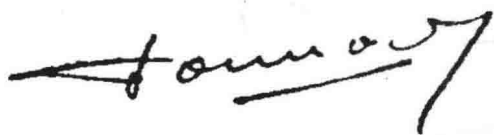
【法】梅里美 著 傅雷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嘉尔曼

CARMEN



【法】梅里美 著 傅雷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嘉尔曼 / (法) 梅里美著; 傅雷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594-0009-3

I. ①嘉… II. ①梅… ②傅…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5604 号

书 名	嘉尔曼
著 者	(法) 梅里美
译 者	傅 雷
策 划	黄孝阳
责 任 编 辑	孙金荣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4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009-3
定 价	29.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普罗斯佩·梅里美 (1803-1870)

一位具有浪漫主义艺术品格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创作诗歌、戏剧和历史小说，但主要以中短篇小说赢得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喜欢写异国题材，塑造纯朴真诚而又剽悍粗犷的人物，表现反现代道德文明的主题。他的小说在冷峻的叙述中蕴含着激情。

傅雷 (1908-1966)

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其中包括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丹纳等经典著作。译文信、达、雅三美兼擅，译作约五百万言。同时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理论，在音乐、美术、文学等诸多艺术领域均有高超的鉴赏力。

傅雷译著系列

约翰·克利斯朵夫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嘉尔曼

巨人三传

人生五大问题

幸福之路

艺术哲学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官方微博



扫描二维码
关注我社的店铺

出版人：黄小初

总策划：汪修荣

策划：黄孝阳

责任编辑：孙金荣

媒体联络：孙 茜 025-83280280

统筹发行：严 静 025-83280279

售后服务：王平凡 025-83280226

团购：顾明明 025-83280220

投稿邮箱：jsfenghuangwy@163.com

官网网址：www.jswenyi.com

目录

嘉尔曼 001

高龙巴 059

一般地理学家说孟达一仗的战场是在古代巴斯多里-包尼人^①的区域之内，靠近现在的芒达镇，在玛尔倍拉商埠北七八里的地方：我一向疑心这是他们信口开河。根据佚名氏所作的《西班牙之战》，和奥须那公爵皮藏丰富的图书馆中的材料，我推敲之下，认为那赫赫有名的战场，凯撒与罗马共和国的领袖们背城借一的地点，应当到蒙底拉^②附近去寻访。一八三〇年初秋，因为道经安达鲁齐^③，我就作了一次旅行，范围

① 巴斯多里-包尼人为古代迦太基族之一种。纪元前八世纪时迦太基族散布于地中海沿岸，包括西班牙滨海地区在内。

② 罗马共和时代末期（纪元前四九年），凯撒自高卢戍地进军罗马，将执政庞培大将及议员逐出意大利半岛，又回军入西班牙，击溃庞培派驻该地的军队，史家称为西班牙之战。孟达为该战中之主要战役。——玛尔倍拉为西班牙南端位于地中海上之商埠，蒙底拉在玛尔倍拉北约七十余英里。

③ 安达鲁齐为西班牙南部一大行省，包括八州；上文所举城镇均在辖境内。

相当广大，以便解答某些悬而未决的疑问。我不久要发表的一篇报告，希望能使所有信实的考古学家不再彷徨。但在我那篇论文尚未将全欧洲的学术界莫衷一是的地理问题彻底解决以前，我想先讲一个小故事；那故事，对于孟达战场这个重大的问题，决不先下任何断语。

当时我在高杜城内雇了一名向导，两匹马，带着全部行装，只有一部凯撒的《出征记》和几件衬衣，便出发去探访了。有一天，我在加希那平原的高地上踟躅，又困乏，又口渴，赤日当空，灼人肌肤，我正恨不得把凯撒和庞培的儿子们一齐咒入地狱的时候，忽然瞥见离开我所走的小路相当远的地方，有一小块青翠的草坪，疏疏落落的长着些灯芯草和芦苇。这是近旁必有水源的预兆。果然，等到走近去，我就发见所谓草坪原是有一道泉水灌注的沼泽，泉水仿佛出自一个很窄的山峡，形成那个峡的两堵危崖是靠在加勒拉山脉上的。我断定缘溪而上，山水必更清冽，既可略减水蛭与虾蟆之患，或许还有些少荫蔽之处。刚进峡口，我的马就嘶叫了一声，另外一匹我看不见的马立即接应了。走了不过百余步，山峡豁然开朗，给我看到一个天然的圆形广场，四周巉岩拱立，恰好把整个场地罩在阴影中。出门人中途歇脚，休想遇到一个比此更舒服的地方了。峭壁之下，泉水奔腾飞涌，直泻入一小潭中，潭底细沙洁白如雪。旁边更有橡树五六株，因为终年避风，兼有甘泉滋润，故苍翠雄伟，浓荫匝地，掩覆于小潭之上。潭的四周铺着一片绿油油的细草；在方圆几十里的小客店内决没有这样美好的床席。

可是我不能自鸣得意，说这样一个清幽的地方是我发见的。一个男人已经先在那儿歇着，在我进入山谷的时候一定还是睡着的。被马嘶声惊醒之下，他站起来走向他的马；它却趁着主人打盹跑在四边草地上大嚼。那人是个年轻汉子，中等身材，外表长得很结实，目光阴沉，骄傲。原来可能很好看的皮色，被太阳晒得比头发还黑。他一手拉着坐骑

的缰绳，一手拿着一支铜的短铳。说老实话，我看了那副凶相和短铳，先倒有点出乎意外；但我已经不信有什么匪了，因为老是听人讲起而从来没遇到过。并且，全副武装去赶集的老实的庄稼人，我也见得多了，不能看到一件武器就疑心那生客不是安分良民。心里还想：我这几件衬衣和几本埃尔才维版子^①的《出征记》，他拿去有什么用呢？我便对拿枪的家伙亲热的点点头，笑着问他是否被我的打扰了清梦，他不回答，只把我从头到脚的打量着；打量完毕，似乎满意了，又把我那个正在走近的向导同样细瞧了一番。不料向导突然脸色发青，站住了，显而易见吃了一惊。“糟了糟了，碰到坏人了！”我私下想；但为谨慎起见，立即决定不动声色。我下了马，吩咐向导卸下马辔；然后我跪在水边把头 and 手浸了一会，喝了一大口水，合扑着身子躺下了，像基甸手下的没出息的兵一样^②。

同时我仍暗中留神我的向导和生客。向导明明是很不乐意的走过来的……生客似乎对我们并无恶意，因为他把马放走了，短铳原来是平着拿的，此刻也枪口朝下了。

我觉得不应当为了对方冷淡而生气，便躺在草地上，神气挺随便的问那带枪的人可有火石，同时掏出我的雪茄烟匣。陌生人始终不出一声，在衣袋里掏了一阵，拿出火石，抢着替我打火。他显然变得和气了些，竟在我对面坐下了，但短铳还是不离手。我点着了雪茄，又挑了一支最好的，问他抽不抽烟。

他回答说：“抽的，先生。”

① 埃尔才维为十六、十七世纪时荷兰有名的出版家，所印图书今均成为珍本。

② 《旧约·士师记》第七章载，以色列人基甸反抗米甸人，耶和華令基甸挑选士卒，以河边饮水为试：凡用手捧水如狗舐饮者入选，凡跪下喝水者均受淘汰。

这是他的第一句话，我发觉他念的 S 音不像安达鲁齐口音^①，可见他和我同样是个旅客，只不是干考古的罢了。

“这支还不错，你不妨试试，”我一边说一边递给他一支真正哈凡那的王家牌。

他略微点点头，拿我的雪茄把他的一支点上了，又点点头表示道谢，然后非常高兴的抽起来。

“啊，我好久没抽烟了！”他这么说着，把第一口烟从嘴里鼻子里慢慢的喷出来。

在西班牙，一支雪茄的授受就能结交朋友，正如近东一带拿盐和面包敬客一样。出我意料之外，那人倒是爱说话的。虽然自称为蒙底拉附近的人，他对地方并不太熟悉。他不知道我们当时歇脚的那可爱的山谷叫甚名字，周围的村子的名字，他也一个都说不上来；我问他有没有在近边见到什么残垣断壁，卷边的大瓦，雕刻的石头等等，他回答说从来没留意过这一类东西。另一方面，他对于马的一道非常内行，把我的一匹批评了一阵，那当然不难；接着又背出他那一匹的血统，有名的高杜养马场出身，据说是贵种，极其耐劳，有一回一天之中赶了一百二十多里，而且不是飞奔便是疾走的。那生客正说在兴头上，忽然停住了，仿佛说了这么多话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而且懊恼了。“那是因为我急于赶到高杜，为了一件官司要去央求法官……”他局促不安的这样补充，又瞧着我的向导安东尼奥，安东尼奥马上把眼睛望着地。

既有树荫，又有山泉，我不由得心中大喜，想起蒙底拉的朋友们送

① [原注] 安达鲁齐人读 S 音，一如西班牙人之读柔音 C 与 Z，等于英文中之 th。故仅听 *senor*（先生）一字，即能辨出安达鲁齐口音。

我的几片上等火腿放在向导的褡裢内^①。我就教向导给拿来，邀客人也来享受一下这顿临时点心。他固然好久没有抽烟，但我看他至少也有四十八小时没吃过东西：狂吞大嚼，像只饿极的狼。可怜虫那天遇到我，恐怕真是天赐良缘了。但我的向导吃得不多，喝得更少，一句话都没有，虽然我一上路就发觉他是个头等话匣子。有了这生客在场，他似乎很窘；还有一种提防的心理使他们互相回避，原因我可猜不透。

最后一些面包屑和火腿屑都给打发完了，各人又抽了一支雪茄，我吩咐向导套马，预备向新朋友告别了，他却问我在哪儿过夜。

我还没注意到向导对我做的暗号，就回答说上居尔伏小客店。

“像你先生这样的人，那地方简直住不得……我也上那边去，要是许我奉陪，咱们可以同走。”

“欢迎欢迎，”我一边上马一边回答。

向导替我拿着脚蹬，又对我眨眨眼睛。我耸了耸肩膀表示满不在乎；然后出发了。

安东尼奥那些神秘的暗号，不安的表情，陌生人的某些话，特别是一天赶一百二十里的事和不近情理的说明，已经使我对旅伴的身分猜着几分。没有问题，我是碰上了一个走私的，或竟是个土匪；可是有什么关系呢？西班牙人的性格，我已经摸熟了，对一个和你一块儿抽过烟，吃过东西的人，尽可放心。有他同路，倒反是个保障，不会再遇到坏人。并且我很乐意知道所谓土匪究竟是何等人物。那不是每天能碰上的；和一个危险分子在一起也不无奇趣，尤其遇到他和善而很斯文的时候。

^① 一种长形的布袋，中间开口，两头装物，可以背在肩上或挂在牲口上，吾国称为褡裢。

我暗中希望能逐渐套出陌生人的真话，所以不管向导如何挤眉弄眼，竟自把话扯到剪径的土匪身上，当然用的是颇有敬意的口吻，那时安达鲁齐有个出名的大盗叫做育才-玛丽亚，犯的案子都是脍炙人口的。“谁知道在我身边的不就是育才-玛丽亚呢？”这样思忖着，我便把听到的关于这位好汉的故事，拣那些说他好话的讲了几桩；同时又对他的勇武豪侠称赞了一番。

“育才-玛丽亚不过是个无赖小人，”那生客冷冷的说。

“这算是他对自己的评语呢，还是过分的谦虚？”我这样问着自己，因为越看这同伴越觉得他像育才-玛丽亚了；我记得安达鲁齐许多地方的城门口都贴着告示，把他的相貌写得明明白白。——对啦，一定是他……淡黄头发，蓝眼睛，大嘴巴，牙齿整齐，手很小；穿着上等料子的衬衣，外罩银钮丝绒上装，脚登白皮靴套，骑一匹浑身棕色而鬃毛带黑的马……一点不错！但他既然要隐姓埋名，我也不便点破。

我们到了小客店；旅伴的话果然不虚，我所歇过的小客店，这一个算是最肮脏最要不得的了。一间大屋子兼作厨房，餐厅与卧室。中间放着一块平的石板，就在上面生火煮饭；烟从房顶上一个窟窿里出去，其实只停留在离地几尺的空中，像一堆云。靠壁地下铺着五六张骡皮，便是客铺了。算是整个屋子只有这间房；屋外一二十步有个棚子似的的东西，马房。这个高雅的宾馆当时只住着两个人：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都是煤烟般的皮色，衣服破烂不堪。——我心上想：古孟达居民的后裔原来如此；噢，凯撒！噢，撒克多斯·庞培^①！要是你们再回到世界上来，一定要诧异不置呢！

老婆子一看见我的旅伴，就大惊小怪的叫了一声。

① 撒克多斯·庞培为庞培大将次子。庞培大将死后，诸子仍与凯撒为敌。

“啊！唐·育才大爷！”她嚷着。

唐·育才眉头一皱，很威严的举了举手，立刻把老婆子拦住了。我转身对向导偷偷递了个暗号，告诉他关于这同宿的伙伴，不必再和我多讲什么。晚饭倒比我意料中的丰盛。饭桌是一张一尺高的小桌子，第一道菜是老公鸡煨饭，辣椒放得很多，接着是油拌辣椒，最后是迦斯巴曲，一种辣椒做的生菜。三道这样刺激的菜，使我们不得不常常打酒囊的主意，那是山羊皮做的一种口袋，里头装的蒙底拉葡萄酒确是美好无比。吃完饭，看到壁上挂着一只曼陀铃，——西班牙到处都有曼陀铃，——我就问侍候我们的小孩子会不会弹。

她回答说：“我不会；可是唐·育才弹得真好呢！”

我便央求他：“能不能来个曲子听听？我对贵国的音乐简直是入迷的。”

“你先生人这么好，给了我这样名贵的雪茄，还有什么事我好意思拒绝呢？”唐·育才言语之间表示很高兴。

他教人摘下曼陀铃，便自弹自唱起来。声音粗野，可是好听；调子凄凉而古怪；至于歌辞，我连一个字都不懂。

“不知道我猜得对不对，”我跟他说，“你唱的不是西班牙调子，倒像我在外省^①听见过的左旋歌^②，歌辞大概是巴斯克语。”

“对啦，”唐·育才脸色很阴沉。

他把曼陀铃放在地下，抱着手臂，呆呆的望着快熄灭的火，有种异

① [原注] 所谓外省，系指在法律上享有特权的几个省份，即阿拉伐，皮斯加伊，奇波谷阿，以及拿伐的一部分。当地的语言为巴斯克语。——译者按：在庇莱南山脉两侧的法国与西班牙居民，为一种特殊民族，称巴斯克人，所用语言即巴斯克语。

② 左旋歌是巴斯克各省通行的一种带歌唱的舞蹈，拍子为八分之五。

样的忧郁的表情。小桌上的灯光映着他的脸，又庄严，又凶猛，令人想起弥尔登诗中的撒旦。或许和撒旦一样，我这旅伴也在想着离别的家，想着他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逃亡生活^①。我逗他继续谈话，他却置之不答，完全沉溺在忧郁的幻想中去了。老婆子已经在屋子的一角睡下；原来两边壁上系着根绳子，挂着一条七穿八洞的毯子作掩蔽，专为妇女们过宿的。小姑娘也跟着钻进那幔子。我的向导站起身子，要我陪他上马房；唐·育才听了突然惊醒过来，厉声问他上哪儿去。

“上马房去，”向导回答。

“干什么？马已经喂饱了。睡在这儿罢，先生不会见怪的。”

“我怕先生的马病了；希望他自个儿去瞧瞧，也许他知道该怎么办。”

显而易见，安东尼奥要和我私下讲几句话；但我不愿意让唐·育才多心，当时的局面，最好对他表示深信不疑。因此我回答安东尼奥，我对于马的事一窍不通，想睡觉了。唐·育才跟着安东尼奥上马房，一忽儿就单独回来，告诉我马明明很好，但向导把它看得名贵得不得了，用自己的上衣替它摩擦，要它出汗，预备终宵不寐，自得其乐的搅这个玩艺儿。——我已经横倒在骡皮毯上，拿大衣把身体仔细裹好，生怕碰到毯子。唐·育才向我告了罪，要我原谅他放肆，睡在我旁边，然后他躺在大门口，可没有忘了把短銃换上门药^②，放在当枕头用的褥垫底下。彼此道了晚安以后五分钟，我们俩都呼呼入睡了。

大概我已经相当的累，才能在这种客店里睡着；可是过了一小时奇

① 弥尔登的史诗《失乐园》中描写撒旦的阴沉壮烈的面貌，故作者借此譬喻唐·育才。撒旦原为天使之一，以反抗上帝而入魔道，卒为群魔首领；但其脱离天堂等于逃亡，故作者以一失足成千古恨为譬。

② 门药为旧式枪械上用的发火药。

痒难熬的感觉打扰了我的好梦。等到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就起来，私付与其宿在这个欺侮客人的屋子里，还不如露天过夜，便提着脚尖走到门口，跨过唐·育才的铺位；他睡梦正酣，我的动作又极其小心，居然走出屋子没把他惊醒。门外有一条阔凳，我横在上面，尽量的安排妥贴，准备把后半夜对付过去。正当要第二次阖上眼睛的时候，仿佛有一个人和一匹马的影子，声息全无的在我面前过。我坐起一瞧，认出是安东尼奥。他这个时间跑出马房，不由得令人纳闷；我便站起来向他走过去，他先瞧见了，我，站住了。

“他在哪儿呀？”安东尼奥轻轻的问。

“在屋子里睡着呢；他倒不怕臭虫。你干么把这马牵出来呢？”

那时我才发觉，为了要无声无息的走出棚子，安东尼奥撕了一条破毯子，把马蹄仔细裹上了。

“天哪！轻声点儿，”安东尼奥和我说。“你还不知道这家伙是谁吗？他便是育才·拿伐罗^①，安达鲁齐顶出名的土匪！今天一天我对你递了多少眼色，你都不愿意理会。”

我回答：“土匪不土匪，跟我有什么相干！他又没抢劫我们，我敢打赌，他也决无此意。”

“好吧；可是通风报信，把他拿住的人，有二百杜加^②的赏洋可得。离此五里，有个枪骑兵的驻扎所；天没亮以前，我还来得及带几个精壮结实的汉子来。我想把他的马骑着去，无奈它凶悍得厉害，除了拿伐罗，谁也不得近身。”

“该死的家伙！他什么事得罪了你，你要告发他？并且你敢断定他

① 唐·育才为拿伐人，故称之为育才·拿伐罗，——（拉丁系统的语言，形容词常放在后面，）——犹如我们称关东××，江南××。

② 杜加为西班牙的一种金币，等于十二法郎。

真是你所说的那个土匪吗？”

“当然啰。刚才他跟我上马房，对我说：你好像认得我的；倘若你胆敢向那位好心的先生说出来，仔细你的脑袋。——先生，你留在这儿，待在他身边，不用害怕。只要知道你在这儿，他就不会疑心。”

说话之间，我们已经走了一程，和屋子离得相当远，人家不会再听到马蹄铁的声音。安东尼奥一霎眼就把裹着马脚的破布扯掉，准备上马了。我软骗硬吓，想留住他。

他回答说：“先生，我是一个穷光蛋，不能轻易放过二百杜加，同时又为地方除一大害。可是你得小心点儿；倘若拿伐罗醒过来，一定会抓起他的短铳，那可不是玩的！我事情已经做到这地步，不能后退了；你自个儿想办法对付罢。”

那坏东西跨上马，踢了两下，一忽儿便在黑影里不见了。

我对我的向导大不高兴，心中也有点儿不安。想了一会，我打定了主意，回进屋子。唐·育才还睡着，大概他餐风宿露，辛苦了几日，此时正在补偿他的疲乏和瞌睡。我只得用力把他推醒。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凶狠的目光和扑上短铳的动作；幸而我防他一著，先拿他的武器放在离床较远的地方。

我说：“先生，很抱歉把你叫醒；可是我有句傻话要问你：倘若这儿来了五六个枪骑兵，你心里是不是乐意？”

他纵起身子站在地下，厉声喝问：“这话是谁告诉你的？”

“只要消息准确，别管它哪儿来的。”

“一定是你的向导把我出卖了；喝，我不会饶了他的。他在哪儿？”

“不知道……大概在马房里吧……可是另外有人告诉我……”

“谁？……总不会是老婆子吧？……”

“是一个我不认得的人……闲话少说，只问你愿不愿意看到大兵来；

如果不愿意，那末别耽误时间；不然的话，我向你告罪，打搅了你的好梦。”

“啊，你那向导！你那向导！我早就防着了……可是……我不会便宜他的！……再见了，先生。你帮我的忙，但愿上帝报答你。我不完全像你所想的那么坏……是的，还有些地方值得侠义君子的哀怜呢……再会了，先生……我只抱憾一件事，就是不能报你的大恩。”

“唐·育才，希望你别猜疑人，别想到报复，就等于报答我了。这儿还有几支雪茄给你路上抽的；祝你一路平安！”

说罢，我向他伸出手去。

他一声不出握了握我的手，拿起他的短铳和褡裢，和老婆子说了几句我不懂的土话，就赶向棚子。不多一忽儿，我已经听见他的马在田野里飞奔了。

我吗，我又躺在凳上，可是再也睡不着。我心上盘算：把一个土匪，也许还是个杀人犯，从吊台上救下来，单单因为我跟他一起吃过火腿吃过煨饭，是不是应当的。向导倒是站在法律方面，我不是把他出卖了吗？不是使他有受到恶徒报复的危险吗？但另一方面，朋友之间的义气又怎么办呢？……我承认那是野蛮人的偏见；这个土匪以后犯的罪，我都有责任……可是凭你多大理由都打消不了的这种良知良能，果真是偏见吗？在我当时所处的尴尬局面中，也许怎么办良心都不会平安的。我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问题，还在左思右想，委决不下的时候，忽然出现了五六名骑兵和安东尼奥，他可是小心翼翼的躲在大兵后面。我迎上前去，告诉他们土匪已经逃走了不止两小时。老婆子被班长讯问之下，回答说她是认识拿伐罗的，但单身住在乡下，不敢冒了性命的危险把他告发。她又说，他每次到这儿来，照例半夜就动身。至于我这方面，得走上好几里地，拿护照交给区里的法官查验，具了一个结，